

尚書無逸篇大義探討

李振興

(作者爲本校中國文學系專任教授)

摘要

壹：前言

- 一、無逸二字的形體與意義。
- 二、無逸篇的作者與作意。
- 三、無逸篇旨大要。

貳：大義探討

- 一、當知稼穡之艱難，無逸乃逸。
- 二、以小民之事爲喻，告戒成王不可據今而卑昔。
- 三、以殷王中宗之無逸乃逸，故能享國久相勉。
- 四、以殷王高宗無逸乃逸之實相勉。
- 五、以殷王祖甲之惠保于民、不敢侮鰥寡相告。

- 六、以殷王之耽樂、生逸而不得享年久相警。
- 七、遠舉太王、王季，近舉文王以明無逸乃周之家法。

- 八、以無逸樂、無酗于酒以規成王之行。
- 九、以古代淳樸之風習相期勉。
- 十、以四哲爲典範，勉成王自敬其德。
- 十一、呼嗣王以「于茲」是勉，尤見周公之用心。

參：結語

- 一、就全篇文勢說。
- 二、就全篇大旨說。
- 三、就全篇價值說。

壹·前言

在未探討大義以前，首先要說明的，有以下三點。

一、無逸二字的形體與意義：就形體說，無，一作毋，又作亡，有三種不同的寫法。逸、一作佚，又作効，太史公以淫泆爲說，是有四種不同的寫法（註一）。如就讀音說，在古代則沒有什麼分別。像這種情形，我們如套句訓詁學上的術語說，那就叫做同音通假了。因同音字在古代多義，所以可互相借用。如就意義說，無逸，就是不可以逸樂、淫泆的意思。就一國之君說，逸樂、尤其是淫泆，是所當切戒的，自古以來，凡是有國有家的人，從沒有不以勤奮而興盛，也沒有不以貪圖逸樂而敗亡的。就人民說，勤奮、則可以成功、立業，逸豫、就只有亡家敗身一途了。無逸的「時義」，又是如何地深遠啊！

二、無逸篇的作者及作意：周公作無逸，這是尙書家一致的主張。時代最早的是書序，他說：「周公作無逸。」其次就是太史公司馬遷。他在史記魯周公世家中說：「周公恐成王壯、治有所淫泆，乃作毋逸。」宋、蔡沈書經集傳也說：「成王初政，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，故作是書以訓之。」自此以後，歷元、明、清以至民國。凡治尙書的人，無不以無逸篇爲周公戒成王之作。然而我們只要稍一檢視篇中，就會發現「周公曰」有七次之多，周公是一位大聖人，應有謙德，何以自稱周公？我們認爲這是史官在記述或編錄時，所加上去的，並不是周公自稱。這只要一檢視其他篇章，如多士、君奭、多方、立政等篇，馬上就可以領悟到、這所有的「周公曰」，都是史官所加的了。

三、本篇大要：此篇既爲周公訓誨成王所作，而其重點大要，則在使成王知稼穡的艱難，尤爲人民所依。所以全篇多用「嗚呼」發端，以期悚動其聽，堅忍其性，不僅深入於耳，更要銘記在心，然後方能由無逸而不忘於政。又因成王長於深宮之中，不曾勞其筋骨，苦其心志，竟在幼沖之年，而即天子的大位，如驕怠之心一萌，那末一切就不可復問了。所以用此反復爲訓，諄諄告戒，並借殷代賢王的作爲相警勉，更用文王的成就相提命，又以「敬德」方可「無愆」、「無怨」爲所盼。最後，則以「嗣王其監于茲」作結。言語之間，那種忠君、愛國、保民的情懷，真可說是溢於言表了。

貳：大義探討

周代商而有天下，文王啓沃於前，武王膺命於後；由於周公的制禮作樂，而綱紀法度，始得粲然大備。於天下大定之後，成王以幼稚的年齡，而承景命，「非有櫛風沐雨之難，而遂據此富貴之勢，非有殫精疲神之勞，而遂享此治安之效，則逸豫之心，不期生而自生矣。」（註二）是以周公在他即政之初，即諄諄告誡，期望成王繼志承業，無忝其先。在這裏，也就可以看出周公的用心既深且遠了。大賢的洞觸機先，未雨綢繆的作爲，誠令人欽仰，這大概就是周公的所以爲周公吧！茲循經文所載，探討如下：

一、當知稼穡之艱難，無逸乃逸：我們常說：「憂勞所以興邦，逸豫所以亡身」這句話，這確是至理名言。所謂憂勞，也就是無逸、勤奮的意思。也惟有時時以無逸自勉，刻刻以勤奮自勵，方可期於「乃逸」，是以周公戒成王說：

嗚呼！君子所其無逸。先知稼穡之艱難，乃逸；則知小人之依。（註三）

這意思是：周公用極欲感動成王的語氣對他說：「噢！你要記着，凡是居官在位的人，均當時刻深自警惕，千萬不可貪圖逸樂（居無逸之所）。應先知耕種的艱辛困難，然後方可得安逸，這樣才能真正了解人民的痛苦所在。」知道人民稼穡的艱難，方知愛惜民力，敬授民時；方能自奉儉約而惠愛人民。我們就常理來說，往往喜好逸樂，未必就能得逸樂，也只有從「無逸」中，方可得到逸樂，這才是真逸樂。蘇氏東坡說：「艱難、乃所以逸。」（註四）就是此意。今人常說：「犧牲享受」，方可「享受犧牲」，可能就是由此處體會得來。我們推周公一開始，就以「稼穡之艱難」相戒勉，這可能是由於周代的祖先們，自后稷就以農事立國的關係，他們歷代相傳，相與咨嗟吟歎，服習於艱難，而歌詠其勞苦。周的王業，既由此而興，也就難怪而以此相互戒勉了。所以在詩，則有七月之什，（註五）以時令的推移，說明農桑的種植情況。在書，則有無逸之篇，以稼穡的艱難、強調小民所依。要之，不外借此而戒勉成王：國家的安定、太平，常由敬畏而產生，而混亂不安，常由驕逸而激起，不可不以此存心，不可不以此自勉。

二、以小民之事爲喻，告以不可據今而卑昔：人不可忘本，應當時刻思念着所以有今日，那是由昨日的推移而來。世事的

演變，均不出此原則。所以周公就用這個道理告戒成王說：

相小人，厥父母勤勞稼穡，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，乃逸，乃諺既誕。否則侮厥父母曰：「昔之人，無聞知！」（註六）

這是說：「不然的話，你也可以看看那些無知的小子們，他們的父母，爲了養活他們，一輩子勤勞地耕種，可是這些小子，却不知稼穡的艱難，只知逸豫享樂，甚至大加放縱其兇惡的行爲，（或說爲：他們既已長大，就更加放縱兇惡。）於是就輕侮他們的父母說：「你們這些老古董，什麼也不懂，根本就沒有知識！」

像這種情況，在現今的社會中、尤其是鄉村，可以說是所在多有。這些子弟們，生長在安樂之中，根本就不知道什麼是疾苦，不僅縱情揮霍，反而視其父母爲無知之輩，老古董，這又是多麼地可笑！宋、蔡沈書經集傳卷五說：「昔劉裕奮農畝而取江左，一再傳，後子孫見其服用，反笑曰：田舍翁得此亦過矣。此正所謂昔之人、無聞知也。使成王非周公之訓，安知其不以公劉、后稷爲田舍翁乎？」這個例子舉的太好了，使我們可以深深體會到、一個農夫的兒子，在飽暖的情況下，尙且不知艱難爲何物，而更何況是生長在深宮中的王子呢？在這裏，不更可以看出周公的訓告成王，又是多麼地需要而切時！

三、以殷王中宗之無逸乃逸，故能享國長久相勉：周公有鑑於殷代享國長久的帝王，都是由於不敢荒寧所致，是以他用提撕警惕的語氣說：

嗚呼！我聞曰，昔在殷王中宗，嚴恭寅畏，天命自度，治民祗懼，不敢荒寧。肆中宗之享國，七十有五年。（註七）

這意思是：「我聽說，在前代殷王中宗的時候，由於他具備了莊重、謙抑、欽肅、戒懼四德，以天理自我約束。在治民方面，又能敬謹戒懼地時刻自我惕警，並且深知人民的勞苦，不敢荒廢自安，所以他能享國（在位）達七十五年的長久時間。」蔡沈書經集傳說：「嚴則莊重，恭則謙抑，寅則欽肅，畏則戒懼。」這話說的不錯。也惟有如此，方能以天命之理，自爲法度，而時刻戒慎恐懼於人民的治理。這種無逸之理、無逸之君的兼舉並稱，我們認爲最能收到告戒的效果。

四、以殷王高宗、無逸乃逸之實相勸：周公接着說：

其在高宗，時舊勞于外，爰及小人。作其卽位，乃或亮陰，三年不言；其惟不言，言乃雍。不敢荒寧，嘉靖殷邦。至於小大，無時或怨。肆高宗之享國，五十有九年。（註八）

這是說：「當高宗的時候，因他在未即位前，就奉父命在民間居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，與人民相出入，所以最了解民間疾苦，等到他即位以後，因遭父喪守制三年，在這三年之中，他沒有言及政事，這只是他不說罷了，如一說出來，就沒有不使人和悅順從的。他從來不敢荒怠自安，所以才能把殷國治理得那樣美善安樂，以致全國上下的羣臣百姓，連一個怨恨他的人也沒有。因此，他的享國，也有五十九年的長久時日。」這是殷高宗由無逸所收到的實際效果，在當時，不僅化行俗美，而且四方安樂，是以享國亦能久遠。

五、以殷王祖甲的惠保于民，不敢侮鰥寡相告：周公說：

其在祖甲，不義惟王，舊爲小人。作其即位，爰知小人之依；能保惠于庶民，不敢侮鰥寡。肆祖甲之享國，三十有三年。

(註九)

這是說：「到了祖甲，他以為父親立少不立長是不合理的，因而逃往在外，做了很久時間的平民，由於他對民間疾苦了解得很清楚，所以等他即位以後，不僅能保護、惠愛人民，即便是孤苦無告的人，也不敢輕忽。所以祖甲的享國，也有三十三年之久。」這個實例，無異告訴成王，惟有深切了解民間疾苦，或是有切實地民間生活體驗，知道稼穡之艱難，而一旦身爲國君，方可惠愛人民，保護人民，針對人民的需要，釐訂施政計畫，以解除人民的疾苦，改善人民的實質生活，然後也就可以借享長治久安的樂趣了。

六、以殷王之耽樂、生逸而不得享年久遠相警示：以上是周公借着殷王中宗、高宗、祖甲的敬慎民事，以無逸爲逸，而得以長久享國的實例，設若不此之爲，僅圖自逸，而不以稼穡之艱難是勉、是戒，那就難享長年之樂了。所以周公緊接着就提出殷王「生則逸」的例證，以戒成王，他說：

自時厥後，立王生則逸；生則逸，不知稼穡之艱難，不聞小人之勞，惟耽樂之從。自時厥後，亦罔或克壽；或十年，或七八年，或五六年，或四三年。(註一〇)

這是說：「從中宗、高宗、祖甲以後，被立爲王而繼位的人，自幼就生長在安樂的環境中，不知道稼穡之艱難，也沒有聽到過小民的勞苦，只知一味地放縱於淫樂，從此以後，也就沒有能在位長久的了。有的十年，有的七、八年，有的五、六年，

更有的僅僅三、四年。」這段話，與前文克永享年的實例，恰好成爲對比，一則以無逸爲逸，一則生而逸不知稼穡之艱難，其相去之遠，又如何能用道里來計算呢？蔡沈書經集傳卷五說：「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，此篇專以享年永永爲言，所以開其所欲，而禁其所當戒也。」宋、林之奇於所著尚書全解卷三十二中說：「周公之戒成王，蓋欲其享國長久，與天地相爲無窮，其愛王之心，可謂至矣。而其所以享國之長久者。則在於無逸，以是知周公愛君之深，所謂愛君以德者也。」蔡、林二氏的話，對成王來說，固爲格言、大訓，然對一般人來說，又何嘗不是金玉良言？平心而論，惟有無逸，方可以致壽，而耽樂縱欲，適足以亡身。古人說：「目愛采色，命曰伐性之斧；耳樂淫聲，命曰攻心之鼓；口貪滋味，命曰腐腸之藥，鼻悅芬芳，命曰薰喉之煙；身安輿駟，命曰召蹶之機。此五者，所以養生，亦所以傷生。則肆逸豫者，最爲害之大，伐性殞壽，所以起也。」（註一一）我們看了這些忠告，能不惕然而悟嗎？而無逸致壽、逸樂殞身的道理，在這裏也就可以全部明白了。

案：以上周公所舉三宗之例，並不是說所有卽位爲天子而得享永年的帝王，一定都要居民間而後方知「小民之依」，只不過此三帝的事實如此，正合周公告成王之意，故舉以爲例罷了。這也並不意味着、殷代的賢王只此三人。孟子說：「由湯至於武丁，賢聖之君六七作」（註一二）。卽爲有力證明。

七、遠舉太王、王季，近舉文王，以明無逸乃周之家法，其來有自，以期成王入耳銘心：商爲異代，周爲本朝，其所以能代商而有天下，推其本源，端在於無逸，故周公卽以先王爲例，告戒成王說：

嗚呼！厥亦惟我周太王、王季，克自抑畏。文王卑服，卽康功田功。徽柔懿恭，懷保小民，惠鮮鰥寡。自朝至于日中，不遑暇食，用咸和萬民。文王不敢盤于遊田，以庶邦惟正之供。文王受命惟中身，厥享國五十年。（註一三）

這是說：「周公告戒成王：自我大周的太王、王季，就能自我謙抑，敬畏天命。我文王更能惡美服，尙節儉，並親自從事稼穡安民、養民的工作。他具有和柔恭謹的美德，又能悉心保護人民、惠愛鰥寡孤獨使各遂其生，往往從早上到中午、甚至到太陽偏西的時候，尙且不能從容進食，爲的是要和順人民、使他們融洽相處。文王從來不敢樂於遊逸田獵，只是與衆諸侯，肅天惟恭謹於政事。在中年的時候，才受命爲西伯侯，在位五十年。」在這一段告語中，我們把周公所說的話，分成四個層次：

1. 敘述其先王的謙抑敬畏。蔡沈書經集傳卷五說：「商、猶異世也，故又卽我周先王告之，言太王、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

，蓋將論文王之無逸，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。大抵抑畏者，無逸之本，縱肆怠荒，皆矜誇無忌憚之爲。」這話不錯，一個人，如能處處謙抑敬畏，又何敢自逸？

2. 述說文王卑服節儉，惟從事於安民、養民的工作，他那種和柔恭謹的態度，以及悉心照顧小民、惠愛鰥寡的情懷，更是使人欽仰歎服。墨子兼愛篇有一段讚美文王的話說：「文王之治西土，……不爲大國侮小國，不爲衆庶侮鰥寡，不爲暴勢奪穡人黍稷狗彘；是以老而無子者有所，得終其壽，連獨（註二四）無兄弟者有所，雜（註二五）於生人之間，少失其父母者有所，放依而長（案：放、依同義）。」正是說明此段經文的含義。我們如果分析墨子這段話，也有四層意思可說，那就是：第一，不強陵弱、衆暴寡。第二，使老人得以安養。第三，使無助的人，得以成就其事業。第四，使少失父母的人，有所長養、依靠。一位國君，在推行政令的時候，能做到這四點，那還有什麼遺憾呢？

3. 闡述了文王工作的神態。他在工作的時候，往往爲了使萬民和順融洽，而連從容進食的時間都沒有。史記周本紀說他日中不暇食以待士，士以此多歸之。而後來周公的「一沐三捉髮，一飯三吐哺，起以待士，猶恐失天下之賢人。」（註二六）不正受了文王的感召而來？而今周公又以此來告戒成王，這正是周家的家法，成王如何能不口誦心惟，虔敬奉行？其次說明文王每天惟有和衆諸侯恭敬的推行政事，絕對不敢盤樂遊逸田獵。不過在這裏要說明的，是不敢有所過，而不是不田獵。如孟子梁惠王篇下引夏諺說：「吾王不遊，吾何以休，吾王不豫，吾何以助，一遊一豫，爲諸侯度。」這是「遊、田」的正當行爲，又爲什麼要避免？再如左氏隱公五年傳說：「春蒐、夏苗、秋禰、冬狩，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。」（註二七）這也是「田、遊」的正當行爲，又何可廢？過此而爲，才是文王所不敢的呢？這一點，我們要分辨清楚。

4. 說明文王之受命爲西伯，雖在中身，然而却能享國五十年，並得其大壽。推其原因，也是由於他能無逸所致。案：呂氏春秋夏季紀樂篇說：「文王卽位八年而地動，已動之後，四十三年，凡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。」韓詩外傳的說法與呂氏春秋同。經文說文王在位五十年，可能是舉的成數。又案：禮記文王世子篇說：「文王九十七乃終，武王九十三而終。」如以在位五十一年數計，那末他卽位爲西伯侯的時候，正好是四十七歲，與經所說，尙能符合。

八、以無逸樂、無酗于酒以規成王之行：以上周公所告戒於成王的，多爲由無逸而得以享國久的實例，欲借此實例，來啓

示其向善、效法、力行的志。現在話題急轉直下，乃以成王本身所當爲者立言，期能使之切己體察，奉行不怠，是以周公說：

嗚呼！繼自今嗣王，則其無淫于觀、于逸、于遊、于田，以萬民惟正之供。無皇曰：「今日耽樂。」乃非民訓，非天攸若，時人丕則有愆。無若殷王之迷亂，酗于酒德哉！（註一八）

這是說：「所有自今以往承襲君位的嗣王們，均祈望他們不要貪享於歌臺舞榭之樂，更不可浸淫於逸樂、田獵中，當在全國人民的政事上倍加恭謹。也不可遽然說：今天姑且耽樂一次吧，明天就停止了。要知道，這種行爲，絕不是順民、順天的事，千萬不可像商王紂那樣迷惑淫亂，過度貪酒的行爲啊！」

這段話，我們認爲所特別強調的，就是「無皇曰：今日耽樂」一語。因「耽樂」之念一萌，其放縱之心即不可收。爲防微杜漸，故特戒之告之。在這裏，也就可以看出周公的用心了。林之奇尚書全解卷三十二說：「夫自古人君之耽樂也，豈以其害治而爲之哉！蓋以爲無害也。彼自以爲終歲憂勤，惟一日之耽樂，有何不可哉？然『兢兢業業，一日二日萬幾』（案：見臯陶謨），而危亡之幾至於萬數，故一日之勤，則有一日之效，一日之逸，則有一日之害。……蓋人君不可有逸豫之心，苟有其心，則日復一日，月復一月，歲復一歲，浸淫橫流，而不可遏矣。」所謂逸豫之不可啓，道理在此。苟無逸豫之心，雖逸豫一時，亦無妨，苟有逸豫之心，雖無逸豫之行，而心則不敬於政事矣。爲君當慎於此，爲民又何嘗不應戒慎於此？

九、以古代淳樸之風習相期勉：周公說：

嗚呼！我聞曰：「古之人猶胥訓告，胥保惠，胥教誨，民無或胥譴張爲幻。」此厥不聽，人乃訓之；乃變亂先王之正刑，至于小大。民否則厥心違怨，否則厥口詛祝。（註一九）

這是說：「噢！我聽說：古代的人，猶能相互告誡勉勵，相互保護愛扶，相互教導、勸誨，所以人民沒有相互誑騙詐欺的行爲。而今，如不能從古人之法，那末在官的人，將要順着私意去做，最後乃至變亂先王的政教法度，至於大小，無所不用其極。這時人民不但於心中違背怨恨，而且在口中，也會時出惡言而痛加咒罵啊！」

從這段話，可使我們想起孟子滕文公篇上所說：「出入相友，守望相助，疾病相扶持，百姓親睦」的鄉習俗風。這在地方

上來說，無異於一股龐大的安定力量，固然可造成敦睦和洽的淳樸風尚；而就政府來說，又何嘗不可使官員之間，砥礪節操，陶養品德，以正官箴，以興惠愛人民、服務社稷的宏願？由這段話，使我們可以想像到，在周公心目中的社會風氣。蔡沈書經集傳卷五說：「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，其臣猶且相與誡告之，相與保惠之，相與教誨之。……唯其若是，是以視聽思慮，無所蔽塞，好惡取予，明而不悖，故當時之民，或無敢誑誕而幻也。」設若不然，執政者，任意變亂先王便民的法度，那就將要遭到人民的怨詛了。如省刑罰，這是先王重視人民生命的表現；又如薄賦斂，這是先王厚重民生的舉措，人民當然會感到方便。如政不出此，而一任己意的胡作非為，那末人民就將不僅違怨於心，可能還要進一步的咒罵於口了。一旦形成了人民對於政府的心口交怨，那末國家即使不危也要危、不亡也要亡了。此治亂存亡之機，周公的所慮，又是如何的深遠啊！

十、以四哲爲典範，勉成王自敬其德：能敬其德，則可明察，能明察，即可知言，能知言，即可知人，能知人，則可安民。是以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，先致其知」，而致知又以修德爲本。周公深明此理，所以他又進一步的戒成王說：

嗚呼！自殷王中宗，及高宗，及祖甲，及我周文王，茲四人迪哲。厥或告之曰：「小人怨汝詈汝。」則皇自敬德。厥愆，曰：「朕之愆，允若時。」不啻不敢含怒。此厥不聽，人乃或譟張爲幻。曰：「小人怨汝詈汝。」則信之。則若是，不永念厥辟，不寬綽厥心；亂罰無罪，殺無辜，怨有同，是叢于厥身。（註二〇）

這意思是說：「從商王中宗、高宗、到祖甲，以及我大周的文王，這四位君王，都是由修德而進於明哲，如有人告訴他們說：『小民怨恨你，詈罵你。』他們聽了之後，就會馬上遽自敬謹省察一己的行爲。如聽到議論他的過失，馬上就說：『這實在是我的過錯。』因此他們不但不敢含怒於人，尚且還想能多聽到一些有關他們的議論，以明了自己的施政得失。假如現在的君王，不能這樣做，一遇到有人誑騙詐欺說：『小民怨恨你，詈罵你。』他就信以爲真，要是這樣的話，這位君王，他不但不會經常地深思國家的刑法，同時更不會寬廣自己的心胸；不但不知省察敬謹其行爲，反而會亂罰無罪的人，亂殺無辜的人。如是以來，天下的怨恨，當然也就會會合聚集在他的身上了。」

這段話，對一位年輕君王來說，確實有發聾振聵的作用，是暮鼓，也是晨鐘，更是當頭棒喝。要知道，一位修德不厚、閱歷不深、觀察不切的人，往往容易自是自滿，而目空一切。如能把這種自是自滿、目空一切的心態，轉變爲謙抑敬畏，恭肅勤

勞，進而寬以待人，嚴以律己的話，那就正是周公的用心所在了。不過要想做到這一步，也確實不容易，聞人之怨詈，而能一發於中心之誠，出於從容的體悟，不僅可以恕人，而且更可以反己，這非有高深的修養，或像四哲的明達，是很難做到的。因此，才會上小人的當，爲其詐騙所蒙而不自知；更不知以法是念，使心胸開張。惟知斤斤計較，亂殺無辜，亂罰無罪。這樣，如何又能不使怨恨集於一身？蔡氏沈，於此所見甚切，他說：「大抵無逸之書，以知小人之依爲一篇綱領，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，則當蹈其知也。三宗文王，能蹈其知，故其胸次寬平，人之怨詈，不足以芥蒂，其心如天地之於萬物，一於長育而已。其悍疾憤戾，天豈私怒於其間哉！天地以萬物爲心，人君以萬民爲心，故君人者，要當以民之怨詈爲己責，不當以民之怨詈爲己怒；以爲己責，則民安而君亦安，以爲己怒，則民危而君亦危矣。吁！可不戒哉！」（註二）這段話，真可說是把經旨發揮得淋漓盡致，再透關也沒有了。蔡氏實先得我心之所同然。平心而論，人君如能以修德止怨，那末怨恨將可自消；如以怨止怨，惟殺罰是用，那就要怨恨更甚，一旦潰決，將不可收拾了。修德、所以明察納；廣心胸，所以能容人，舒民氣；周公的爲邦本國脈計，真可說是既深且遠了。

十一、呼嗣王以「于茲」是勉，尤見周公之用心：周公說：

嗚呼！嗣王！其監于茲！（註三）

這意思是說：「嗣王啊！應當以無逸爲戒啊！」周公這最後的叮囑，誠如蔡氏所說：「言有盡而意則無窮。」（註三）人君得此進言，能不切己體察，而奮勵自勉嗎？自此之後，終成王之世，天下太平，生民安樂，而竟致「刑錯四十餘年」（註四），而且成王在臨終時，尚能敬謹不輟（註五），由此亦可見成王確實爲一治世之君，而周公的用心，也終於得到了實現。

叁·結語

一、我們檢閱無逸全篇之餘，在文勢上，周公於言語之間，凡七次轉折，每一轉折，即用「嗚呼」發端，以盡其咨嗟詠歎之意，而其含義，也就跟着更進一層。使我們深深感覺到，這位老人，不僅閱歷深，見聞廣，而且對事理的看法，又是這樣的明確、透闢，他那慈祥、關懷、愛護的神態，就好像展現在我們的面前。也使我們覺得，在我們面前，如真的有这样的一位老

人家，時時對我們加以指導、教誨，又該是多麼地幸福？而做起事來，又是多麼地平穩、切實、有信心、有勇氣？

二、就全篇大旨來說，可以說是既以「無逸」始，又以「無逸」終。而只不過、首先由當知稼穡的艱難，人民所依爲發端，然後即以商代的三位帝王爲鑑，而不可安逸是勉。其次，再以當朝的祖先、自太王、王季的謙抑敬畏開始，到文王的「卑服」、「康功、田功」，「徽柔懿恭」、「懷保小民」、「惠愛鰥寡」、「以庶邦惟正之供」相戒，使成王知所依據、反省，進而效法而力行。再來，就是戒其本人勿「淫于觀、于逸、于遊、于田」，再其次，就是以古人的相告、相保、相教誨是勉。最後，再提示以四哲爲鑑，以「皇自敬德」善於察納、廣大心胸、寬容小民爲歸，以見天地之化萬物，亦如君王的治萬民作結，其層次之分明，義理之深刻，即與當代文獻相較，亦不多讓。

三、現在，我們讀無逸之篇，在觀念上，不能再把它看作是帝王之學，應把它看作人人爲學、創業、立德、爲人、處世的龜鑑，不管在那一方面說，我們都需要「無逸」來作支柱，作後盾，作方針。假如我們能善用「無逸」之理，我們生於斯世，立於斯世，將可永遠處於不敗之地。欽定書經傳說彙纂卷十六引呂氏的話說：「無逸惡乎久？曰：一以存性，二以養情，三以遠害，四以廣恩，五以立命，六以得民，七以得天。」呂氏以周公的七次發端、各命以義，我們細釋經文，則認爲：雖不能說最得其旨，但絕對可以說：「雖不中亦不遠矣。」於此，也就可以看出無逸篇的價值所在了。

附 註

註一：尚書大傳作毋，周本紀作無，漢書梅福傳作亡。毋、有禁止之意。逸、尚書大傳作佚，周禮庾人註，杜子春云：佚、當作逸。漢熹平石經乃逸作乃劬。逸、有樂、豫之意。無逸、即無得逸樂以怠政之意。

註二：爲宋、林之奇語，見其所著林氏尚書全解卷三十二，頁6978，漢京本通志堂經解第十一冊。

註三：①鄭氏康成謂：「嗚呼，將戒成王，欲求以深感動之。君子，止謂在官長者。所、猶處也。君子處位爲政，其無自逸豫也。」

②蔡氏沈謂：「所、猶處所也。君子以無逸爲所，動靜食息，無不在是焉。」③吳闈生尚書大義則謂：「其、期之借字。案：其、期，廣韻同爲渠之切，羣母、之韻。既爲同音，當可借用。期、有希望、希冀之意。如依此義爲釋，則爲：君子所期冀者，乃不可安逸也。④無逸，即不可安逸、逸豫、淫佚之意。⑤依，有二解：一爲依賴也。蔡氏謂：「指稼穡而言，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。一爲白虎通衣裳篇云：「依，隱也。」國語周語：「勸恤民隱。」注：隱、痛也，有疾苦之意。此謂小民之疾苦也。」

註四：見東坡書傳卷十四。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學津討原五。

註五：見詩經邶風。

註六：①相小人，相、視也。小人，小民也。謂彼無知之小子。②乃逸，謂惟知一味逸豫享樂之意。③乃諺既誕，乃、猶其也。諺、段玉裁以為其本字應作嘑。論語先進篇云：「由也嘑。」集解引鄭云：「子路之行，失于嘑也。」皇疏引王弼云：「嘑，剛強也。」案：嘑，即恚睢強悍之意，猶今言放縱兇惡之意。誕、今文作延，長久之意。亦長大之意。④否則，猶於是也。否、漢石經作不。侮，作輕忽解。昔之人，謂古之人，猶今人謂某人為老古董。無聞知，謂無聞無知也。即無知識、老土之意。

註七：①中宗，舊說皆以中宗為大戊。如史記殷本紀及鄭玄箋商頌烈祖詩序，乃至清之孫星衍、簡朝亮等，均主此說。惟至王國維始以為祖乙。今人多從之。是也。②嚴恭寅畏，嚴、馬融作儼，矜莊也。即莊重之意。恭、謙抑也。寅、敬也。畏、慎懼也。③天命自度，天命、蔡氏謂天理。度、量也。漢石經作亮，段玉裁以為為量之假借。④不敢荒寧，荒、周書諡法云：「好樂怠政曰荒。」寧、安也。⑤肆中宗之享國，肆、作故解。享、猶饗。享國、猶言在位。

註八：①高宗，蔡氏謂：「武丁也。未即位之時，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，與小民出入同事，故於小民穡稼艱難，備嘗知之也。」②時、是也。一作寔。③舊、史公作久。④暨、作與解。⑤作、及也。一作始解。⑥亮陰，一作諒闇，大傳作梁闇。馬融云：「亮、信也。陰、默也。為聽于冢宰，信默而不言。」鄭氏康成云：「諒闇轉作梁闇，楣謂之梁，闇謂廬也。小乙崩，武丁立，憂喪三年之禮，居倚廬柱楣，不言政事。」此蓋言居喪之禮也。⑦嘉靖殷邦，嘉、善也。靖、安也。⑧小大，猶上下，指百姓羣臣言。

註九：①祖甲、不義惟王，祖甲、武丁子帝甲也。惟、為也。以為王不義，故云。馬融云：「祖甲有兄祖庚，而祖甲賢，武丁欲立

之，祖甲以王父廢長立少不義，逃往民間，故曰不義惟王，久為小人也。②保惠于庶民，保、安也。惠、愛也。③侮鰥寡，侮、輕忽之意。鰥寡、指窮苦無告之人。

註一〇：①惟耽樂之從，耽、過於樂也。從、當讀為縱，有放縱不知收斂之意。②克壽，謂能在位長久也。非謂人身之壽考也。③或四三年，徐幹中論引作三四年。然漢書杜欽傳，亦引作四三年，蓋古史變文，以見八七、六五之例也。

註一一：見宋、林之奇尚書全解卷三十二，漢京本通志堂經解十一冊頁6084。

註一二：見孟子公孫丑篇上。此六七賢聖之君，大概言之，為：湯、大甲、大戊、祖乙、盤庚、武丁，六作也。其在祖甲，則七作矣。見簡朝亮著尚書集注述疏下冊頁617。

註一三：①太王、王季、文王，武王即位，封其先世，以其父封文王。以其祖季歷，封王季。以其曾祖古公亶父封太王。②克自抑畏，謂能自謙抑敬畏也。③卑服，有二解：一為蔡氏謂：「猶禹所謂惡衣服也。」一為卑、賤也。服、事也。謂卑賤之事也。以第一解為優。④康功，康、安也。功、事也。謂安民之事也。⑤田功，即農事，謂養民之事也。⑥徽柔懿恭，徽、和也，善也。懿、美也，即和柔、美恭之意。柔必和，恭必美，方合中道。⑦懷保小民，謂撫愛保育之意。⑧惠鮮鰥寡，謂惠愛孤苦無告之人，使遂其生。鮮、生也。⑨日中昃，不遑暇食，昃、謂太陽過午以後偏至西方。遑、暇也。暇、閑也。此謂直至日中偏西無暇從容進食之意。⑩文王不敢盤遊于田，謂文王不敢盤樂、遊逸、田獵之意。⑪以庶邦惟正之供，正、政也。供、恭也。謂文王與眾諸侯，惟政事是恭之意。⑫文王受命惟中身，謂文王受命為西伯侯（諸侯）已是中年之身矣。

註一四：連、當讀為連。音出又已，猶絕也，蹇也，獨也。

註一五：雜、當讀為集。廣雅釋詁云：「集、成也。就也。」此謂連獨之人，得以成就其生業之意。

註一六：見史記魯周公世家。

註一七：蒐、苗、禴、狩，皆田獵名，亦以之習武，因四時而異。

註一八：①繼自今嗣王，謂繼自今以往，凡嗣世之王，皆當戒之。②則

其無淫于觀、于逸、于遊、于田，則、語詞、無義。然亦或謂

法也，以無淫于觀……爲法則。其、祈令之詞，亦有希冀之意

。淫、放恣之意。謂浸淫不止也。觀、朱駿聲尚書便讀卷四謂

：「臺榭之樂也。」此句謂：祈其毋過度于臺榭之樂，毋浸淫

於逸樂田獵也。③以萬民惟正之供，正、政也。供、恭也。謂

當以萬民之政事是恭之意。④無皇曰：今日耽樂，皇、漢石經

作兄，古音同。兄、況詞，又作遽解。見吳闈生尚書大義。一

作大解。見說文解字詁林釋皇。此謂：不可遽然曰：只今日耽

樂、明日則止也。⑤無若殷王受之迷亂，酗于酒德哉，受、即

殷末王紂也。迷、惑也。酗、飲酒過度之意。德、行爲。

註一九：①古之人猶胥訓告，胥、作相解。訓告，猶告誡。②民無或胥

譸張爲幻，或、作有解。譸音吐又、譸張，謂誣誑欺騙之意。

幻、相詐欺惑之意。③此厥不聽，聽、作從解。謂不能從古之人

胥訓告、胥保惠……之意。④人乃訓之，人、謂官吏。訓、順

也。此句謂：在官之人，將順其私意而爲之意。⑤正刑，謂政

教法度。⑥否則，否、當讀爲丕，丕則、謂於是也。⑦詛祝，

猶詛咒也。口出惡言咒罵之意。

註二〇：①茲四人迪哲，迪、解釋不一，或謂語詞，或謂作進解，或謂

作道解。此處應作進解，有進德修業之意。哲、明智之意。②

厥或告之，厥、其也。或、作有解。③皇、作遽解，一作大解

。④厥愆，曰：「朕之愆」，上一愆字，作詆（音一又，過失

之意。）譸解。謂聞過失之譸。下愆字，作過失解。⑤不永念

厥辟，永、長久之意。辟，作法解。⑥不寬綽厥心，綽、亦作

寬解，寬綽、乃同義字。⑦怨有同，同、會合之意。⑧是叢于

厥身，叢、作聚解。此謂怨恨會合聚集一身之意。

註二一：見蔡沈書經集傳卷五注。

註二二：監，同鑑，作視、察解。

註二三：同註二一。

註二四：見史記周本紀。

註二五：見尚書顧命篇。